

安晴·著
命运爱情代言人

WITHOUT YOU
不顾一切爱上你
LOVE ANY
YOU MISSEING

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顾一切爱上你 / 安晴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11.5

ISBN 978-7-5404-4859-2

I. ①不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47023号

不顾一起爱上你

安 晴 著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策 划: 谢不周

责任编辑: 唐明 张璐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三仁包装有限公司印制

*

2011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开 本: 660mm×960mm 1/16 印 张: 16

ISBN 978-7-5404-4859-2

定价: 24.80元

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可直接向印刷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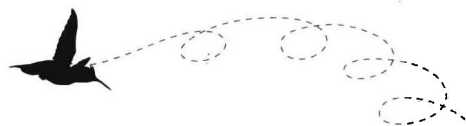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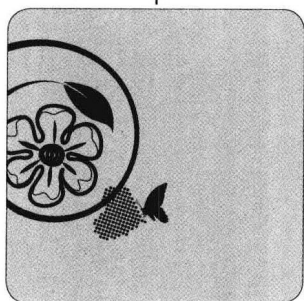
Love you without any misgiving

不顾一切爱上你



记得第一次看到海的时候，就喜欢上了海……我的恋爱也是这样的吧，第一次见面，就会控制不住心的向往。

我真的希望，虽然我叛逆，说着违心的话，但未来的恋人仍然能看出最真实的我，然后为我心动……



CHAPTER 01

第一章

他修长温润的手紧紧拉着她的手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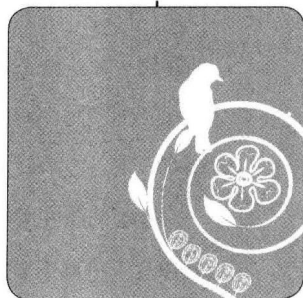
好像要带她去幸福的殿堂



Love you
without
any misgiving



不顾一切
爱上你





他的眼眸深处，那个裙摆和长发一齐飞扬的背影还在奔跑着，快活地一蹦一跳——他甚至能想象出这样奔跑的她，脸上带着怎样俏皮甜美的笑容。

他可能真的被骗了，直觉告诉他。

推开复古舒适的欧式座椅，金栾宇默默起身向教室门外走去，身上散发出的沉静而冷峻的气息，嚣张地掠夺了大半女生的视线。即使在圣樱这种王子云集的地方，他也显得那么出众。

他散发着月光般清寒的光辉，却像太阳般耀眼。

“栾宇，去哪？”专心享受音乐的原希图缓缓睁开眼睛，两道清柔的目光如泉水倾泻。

“去查一件事。”金栾宇淡淡地答，回头认真地看着原希图说，“下礼拜换些激进的曲子吧，学校已经够散漫了。”

不等原希图回答，他便转身走了，他知道原希图一定不会听他的。

果然，原希图只是淡淡一笑，像极了被春风吹开的樱花。

金栾宇来到二年六班，翻看了学生花名册，果然没有看到韩秀珍这个名字。想起舒荷一脸惶恐地说她叫韩秀珍，眼里却闪烁着狡黠的目光，金栾宇的嘴角微微勾起一个迷人的弧度。

很奇怪，心里没有失望，也没有愤怒。想不到第一次被骗的感觉是这样的。

他走到教室外，那里种了一圈桂花树和秋海棠。绯红的秋海棠娇美灿烂，像天边的云霞；淡黄的桂花晶莹透亮，散发着迷人的香气。

一粉一黄的两种花瓣，缠绵飞舞，从枝头纷纷扬扬地飘落，芬芳四溢。花雨的深处，那个长发和裙摆飞扬的身影，似乎又在眼底跃动。

他轻轻闭合眼帘，再睁开，便看见一个高挑美丽的女生正面带微笑地向他走来。

她有一头令人赞叹的头发，像咖啡色的波浪一样柔柔地披在她的双肩，闪着



迷人的光辉，随着她的每一步走动而欣喜地跃动不止。

“栾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女生娴熟地唤着金栾宇的名字，显示出她和他之间与众不同的亲密关系。

“哦，美晴。我来查点儿事情。”金栾宇看了看韩美晴手中寥寥无几的表格，顺口问，“志愿表都收完了吗？”

“嗯，一起回教室吧。”

怕金栾宇失望，韩美晴看似很自然地垂下手，把仅有的几张志愿表藏在自己身后，看向金栾宇的眼神充满了欣赏和好感。

金栾宇了然地笑笑，声音淡淡的：“听说，诗社历来都是学校报名人数最少的社团？”

“可能大多数人都觉得诗社比较无聊吧，毕竟写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是要真的喜欢，才能写好诗。”

“嗯。”金栾宇简短地答，眼神像春风，轻轻滑过韩美晴。

春风足以吹开姹紫嫣红的百花，韩美晴就是众多仰慕金栾宇的花儿之一。

宽敞明亮的教室里，此时静谧一片。

同学们有的趴在宽大的桌子上，有的躺在舒适的椅子上补眠，有的戴着耳塞听音乐。

教室里静得似乎连窗外的叶落声都能听见。

——散步需要爬到墙上去吗？

——不行，我一定要记下你的名字和班级，才能放你走。

“哈哈，臭小子，你以为我会乖乖告诉你我是谁吗！做梦去吧，哈哈……”

一想到逃跑时，金栾宇那副迷惑的神情，舒荷忍不住大笑出声。

她的一声长笑如春雷般惊醒了沉浸在个人世界或睡梦中的众人，大家都纷纷看向她，眼中充满了抱怨。



韩美晴吓了一跳，看清楚是他后，明亮的眼睛笑得弯弯的，像两道清亮的月牙：“你很有才华啊，为什么要埋没自己的才华呢？”

“我没有写诗这种才华！志愿表还我，我要去戏剧社！”原希图收回手，脸上一片鄙夷，仿佛说到“写诗”这两个字，都会玷污他一样。

“你是原希图，原希图怎么可以去戏剧社呢，原教授也一定希望你参加诗社的。”旁边一个新加入诗社的同学说。

另一个同学也附和，规劝原希图：“是啊，小学的时候，你的作品就被刊载过。大家还在猜测，你长大之后的文学成就，会不会超过你的父亲原教授呢。”

“又是原教授！又是没完没了的猜测、估计！”原希图的眸子里透着深深的厌倦与厌恶，“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明白，原教授是原教授，原希图是原希图！他的文学成绩震惊世界，难道身为他儿子的我，就一定要跟着他写诗吗？他和一个被称为公主的女人结婚，难道我就要背弃我的母亲，去做那个所谓的皇室贵胄吗？我讨厌这种传承的命运，讨厌被你们没完没了地比较，我讨厌他！”

拿着志愿表过来填写资料的舒荷，初时看见一堆人，并没有理会。直到听见原希图的话，她的心顿时像被针扎了一样痛起来。

她觉得爸爸和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人，是愿意付出一切，甚至生命来守护自己孩子的人。

舒荷仿佛又回到了十岁的时候，那是爸爸最后一次背着生病的她去医院。爸爸的背好结实、好温暖。没有足够的钱让舒荷住院治疗，爸爸急得甚至想去卖血。他握着舒荷的小手说：“舒荷，不要怕，爸爸会一直守护你的。就算是要爸爸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。”

那时候爸爸的脸，一天比一天苍白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倒在病房的门口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舒荷的拳头慢慢攥紧，心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



尴尬的笑容堆在舒荷脸上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协调，如果不是被她骗过一次，金栾宇几乎又要被她瞒过去了。

“又想说谎吗？”金栾宇打断了她的话，吓唬她，“快说实话，再说谎话的话，会被加倍惩罚！”

一向严谨的栾宇什么时候学会用吓唬人的小手段了？

韩美晴的眼底滑过一丝诧异，手里拿着舒荷填了一半的资料静静看着，想知道金栾宇还有多少她不曾见过的一面。

惩罚事小，退学事大！

“我没有说谎，我真的叫朴允珍，是二年五班的学生。你要不相信，我现在就和你一起回去问人！”

舒荷倔犟地昂着头，眼中却闪烁着狡黠的光芒——外面的空间那么大，只要她出了这个房门，他还能抓到她吗？

“看来我不惩罚你，你是不会说真话了？”金栾宇无奈，他真没见过这么倔犟的女生。可是怎么惩罚她好呢？他一边慢慢向舒荷逼近，一边想。

揪耳朵？她的耳朵莹洁小巧，好像轻轻一碰就会碎掉的完美雕饰。

再说他一个大男生，怎么好去揪一个女生的耳朵？

弹额头吧，她的额上有齐眉的刘海儿护着。轻轻地弹一下，应该不会伤到她。

金栾宇的目光游离不定，慢慢向舒荷逼近。

舒荷主观地认为，他那一脸沉思的表情不怀好意。通常用这种神态接近女生的男生，都有强吻女生的可能。

想到这里，心脏不受控制地加速跳动，舒荷暗暗握紧了拳头。

当金栾宇停在她面前时，还没等他有任何动作，舒荷猛地跳了起来，一记漂亮的右勾拳，结结实实地打在他左脸上。

嘭——



金栾宇呆住了，他的瞳孔里还印着她跳起来时，齐眉刘海儿和长发都飞扬起来的样子。

谁都想不到，外表那么柔弱的舒荷会再次打人，而且出手还这么重！

“你干吗打我？”金栾宇最先出声，他实在不能理解她的行为，“犯错的人好像是你，该打的人是你自己吧？”

“没错！是我有错在先，可那不代表你可以随意轻薄我！现在我们扯平了，你要是敢把早上的事告诉训导主任，我就告诉你仗势欺人，想欺辱我。如果再敢有下一次，就不止这一拳了，哼！”舒荷拍拍手，长发一甩，帅气地越过金栾宇身边走掉了。

他想轻薄她？

金栾宇哭笑不得，舌尖抵着还在发痛的牙龈，愣愣地看着她神气的背影渐渐消失在粉红的花雨里。

直到舒荷的背影完全消失，一抹灵动的光才在原希图绝美的桃花眼中荡漾开来。他的脸上散发出一种从没有过的光辉，笑容变得像太阳一样耀眼。

一扫以往的懒散和颓废，他甚至有些兴奋地跑到金栾宇的身边，激动地拍拍好友的肩膀，问：“怎么样，不错吧？”

什么不错，被揍的感觉吗？

金栾宇一时没听出原希图的意思，揉着脸，心底似乎还在确认打他这一拳的人到底是不是他看见的那个人。

“希图，你不会因为她打了你一拳，就对人家产生好感了吧？”韩美晴惊讶地问，美丽的杏眼中充满了不可思议。

“是的。”原希图轻轻地答，神色虔诚而温柔。

他俊美的脸庞上迅速飞上一抹微红，目光变得似水般温柔，就像沐浴在阳光中的樱花，浑身都散发着爱的气息。

韩美晴美丽的杏眼更瞪大几分，里面闪烁着隐约的危机感。她在意地看向金



他修长温润的手紧紧拉着她的手，好像要带她去幸福的殿堂

Love you without any misgiving

栾宇，看见他脸上也滑过一抹错综复杂的神色。

“可是我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……”原希图梦呓一样低喃着，一脸憧憬的样子，表明他还沉浸在对舒荷的幻想中。

韩美晴下意识地弯起手指，想把压着的资料表格揪成一团，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时丢进垃圾桶。

她还没来得及行动，原希图已经兴高采烈地冲到了她面前，脸上泛着兴奋喜悦的光芒，说：“她在诗社里出现，说明她也是诗社里的人对不对？这里一定有她的资料！”

如果说原希图以前是冬日的阳光——懒散、无精打采，那么他现在就是夏天的太阳，炫目、炽热！

韩美晴从没见过这样的原希图，他简直像重生了一样，从一个自暴自弃的富家子弟，转瞬变成了一个热血青年！

而和原希图比起来，在一旁沉默的金栾宇显得那么安静，安静得有些忧郁。

“在这里！舒荷，她叫舒荷！”原希图像找到了稀世珍宝一样，紧迫地盯着报名表的右上角，又更加激动地打量着用回形针别着的小照片。

是一张极其普通的一寸照。

海洋一样湛蓝的底色，衬着她柔顺黑亮的秀发、瓷白的肌肤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空灵和缥缈感。她的眼睛黑白分明，像启明星一样闪亮、醒目；尖尖的下巴，嘴角总是坚强地上翘着。

目光往下移，原希图的眉轻轻皱了起来：“家人的名字，超级无敌幸福组合；联系方式，彼此活在对方的温暖里？这都是什么？”

“我也看不懂，而且，她的家庭背景也写得很模糊。”韩美晴顺势说，“我认为，这样复杂的人不太适合留在诗社里。反正这份资料表格她还没填完，就作废了吧。”

原希图立刻反对：“怎么可以作废呢！志愿表都已经交上来了，她本人也出

Love you without any misgiving

不顾一切爱上你



现了，这不过是个人详细资料，随时都可以补填一下。栾宇，你说呢？”

“她要来，就留下吧。”双手插进口袋，金栾宇一脸淡漠地走出了社团部。

风略微强劲了些，卷起漫天粉红的花瓣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淡的馨香。诗社里，有人声情并茂地朗诵起一首诗来：

“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……”

“美丽的诗，美丽的人，美丽的季节。”原希图望向窗外的百花林，由衷地感叹着。



的手。

那时候，妈妈很漂亮，虽然没有穿高贵华丽的衣服，但满树美丽的樱花也比不上她的一个微笑。

自从爸爸去世后，妈妈也失业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家的处境就越发艰难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她一定要守护丽奈，绝对不会让丽奈去体验自己曾经的那种感受。

舒荷下定决心，坚定地向丽奈的幼儿园走去。

第二天下午。

雨后的天空开始慢慢放晴。

阳光从厚厚的云层里透过来，斑斑点点地映在美丽的大地上，像黄金沙漏。

舒荷沐浴在这样斑驳的阳光中，独自在百花林里徘徊，不时前进一步又后退两步，接那些飘落的花瓣。她在考虑，到底要不要去诗社参加社团活动。

她正埋头拨弄着手里的花瓣，一大束玫瑰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，一个人影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火红的玫瑰开得娇艳欲滴，用精美的花纸包着，花瓣上面还带着晶莹的露珠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泛着水晶一样璀璨的光芒。

抬头，舒荷看见原希图笑得比花更娇艳的脸庞，她吃惊地望进他的眼中。

那一瞬间，她感觉自己像个在地窖关了很久的人，突然看见阳光，有点眩晕。

“我叫原希图，欢迎你加入诗社！”原希图笑得更加灿烂，洁白的牙齿闪亮，晃得舒荷眼前一片白茫茫。

两秒钟后，舒荷勉强回神，那束馨香漂亮的玫瑰已经到了她手上。原希图满面春风地站在她面前，一脸热情，好像跟她认识很久了似的。



舒荷用眼角瞟着冷漠的金栾宇，浑身的血液都好像因为他的冷而结成了冰粒，让她全身慢慢僵硬。

她真的很后悔，为什么不问清楚就往诗社跑。就算以后有原希图包庇她，但诗社里有金栾宇，她还能顺利毕业吗？

可是，已经过了最后选择的期限，她进诗社已成了定局。

舒荷，要忍耐，一定要顺利毕业！悄悄攥紧拳头，舒荷暗暗下了决心。

见金栾宇如此怠慢舒荷，韩美晴精巧的唇不经意地弯起一个满意的弧度：“好了，希图，舒荷填好资料后，你带她去静室。下周五准备进行这个学期第一期的诗会，在这期间，大家就努力创作，拿出最好的实力来吧。”

说完后，韩美晴以为她会在原希图脸上找到一点点关于他对诗歌的反感。可是她错了，她不但没有看到原希图的丝毫不耐烦，他反而很轻快地答应了她：“好，美晴，我一定会写出最美丽的诗给……”

没有说出给谁这个最终的答案，可大家都能从他俊美得有一丝孩子气的笑容中读到答案。

杂志微微下移，金栾宇深邃的眼眸静静看向如阳光般灿烂的原希图，眼底闪着复杂的光芒。

希图这小子居然为了舒荷重新写诗？

他真的动心了吗？

诗社的静室设在顶楼，其实是一间只设了几张矮桌和坐垫的、空旷的大阁楼。

圆形的房间四周是两层透明的玻璃墙，外面一层是可以活动的落地钢化玻璃。里面又修葺了一圈的红木窗台，上面也是可以活动的美化玻璃。

无论从静室的哪个角度看出去，外面的景色都一览无余。

远处坐落在枫林、桂花树和古松林间的教学楼影影绰绰，只能看见几抹尖



从抓住她的手那一刻起，她的身影就一直停驻在他心里

Love you without any misgiving

尖的屋顶。楼下的百花林彼此交错绵延，木芙蓉的花像粉红色的海洋一直延伸到远处，似乎直接衔接着远处山丘的苍翠。

此时，两层玻璃窗都开着，大家分别依着红木窗台席地而坐。

天上的云缱绻舒展，阳光星星点点地透过云层洒在大地上，于是万物披上了梦幻的金光。

吹着温暖馨香的风，看着繁花灿烂的美景，几乎所有人都陶醉了。灵感就像隐匿在林间的精灵一样，在脑海中若隐若现……

“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我把糕点带给外婆尝一尝。她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，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。当太阳下山冈，我要赶回家，同妈妈一同进入甜蜜梦乡……”

突然，一个清脆的声音，欢快地唱着儿歌，把众人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灵感扼杀在萌芽状态。

十几道极度郁闷的目光，一齐投向正一摇一晃，唱得很起劲的舒荷。

美丽的静室就像童话中的梦幻玻璃房，趴在红木窗台上，舒荷不禁想起和小丽奈在一起唱歌的快乐时光。丽奈爱唱歌，舒荷也经常陪小丽奈唱歌。她们喜欢盘膝对坐，一边唱歌，一边随着节奏拍手，快乐地轻轻晃动身体。

此刻，她就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。

“舒荷！你太过分了！”韩美晴终于忍无可忍，站起来大声指责，“你这样大声唱，大家还怎么创作？”

“啊？”舒荷从美好的回忆中惊醒，茫然地看着韩美晴。

她好像真的很生气，眼中快速跳动的火苗似乎已经烧到了自己的身上，让舒荷感到一种明显的灼热感。

“美晴，舒荷不是故意的。”原希图浅浅笑着，递给舒荷一个安抚的眼神。

他的微笑，比窗外的风景更耐看，他的眼神就像一道清泉，足以平复所有





从抓住她的手那一刻起，她的身影就一直停驻在他心里

Love you without any misgiving

长，却一副毫不关心她这个社员去留的样子。

如果他可以像原希图那样，说出一句“不该辞退她”的话，韩美晴还敢这样咄咄逼人吗？

窗外，太阳已经斜斜地挂在了西边的山尖上，在清冷的山顶泛着柔和的、橙红色的光。

这时候，丽奈应该放学了。

舒荷懒得再理会这场无聊的争吵，也毫不在乎他们最后会得出什么结果，现在她心里想的只有丽奈。

就在原希图和韩美晴激烈争执、大家都在专注等待结果的时候，作为主角的舒荷，却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情，悄然离开了静室。

始终沉默的金栾宇看见了那抹消失在楼梯口的身影，他淡淡地看了好友一眼，原希图正用最铿锵的措辞和韩美晴辩驳着，他双拳微握，因为太过激动，红潮都蔓延至了耳根。

没有人注意到舒荷的离去，除了金栾宇。

他抽身出来，远远地跟在舒荷身后，瑰丽的夕阳，照射着一前一后的两个人。

金栾宇的身影内敛沉静，像默默盛开在湖畔、美得有些忧郁的玉兰树。而舒荷投在地上的身影摇曳生姿，像不可捉摸的神秘花朵。

纤长的发丝随着她欢快的步子，在风中飘扬、起舞。

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生？

敢迟到，却那么害怕被记过。好像时刻都在说谎话，却能让人不生气。能执著地要求自己隐瞒迟到的事情，却毫不在乎在诗社的去留。

如果韩美晴再问金栾宇一次，到底要不要辞退舒荷。他的答案恐怕是——没办法。

因为看到舒荷，他的心里就有一份莫名的好奇和柔软。从抓住她的手那一



从抓住她的手那一刻起，她的身影就一直停驻在他心里

Love you without any misgiving

记事本和笔，紧盯着舒荷。紧抿的唇角，有着不容争辩的执著。

“如果是我的女朋友呢？”原希图的表情也严肃了起来，他紧紧握着舒荷的手，看着金栾宇的眼睛，“如果舒荷是我的女朋友，这样也不行吗？也不能放她走吗？”

听好友这么说，金栾宇暗暗吃惊，希图这小子疯了吗？

“希图，你确定要对我说这种话？”金栾宇问，眼睛却看向舒荷，神情很复杂。

原希图坚定地握紧舒荷的手，抬到金栾宇面前，十分肯定地说：“我确定！”

一瞬间，舒荷看见金栾宇原本就很淡漠的眼眸，变得更冷了。就好像藏在他眼底的那片海，在瞬间结了一层薄冰。他绝美的唇角，挑起一抹轻蔑、嘲讽的笑，他默然转身走出了枫林。

“这个人！”舒荷微笑道，“就因为我一再迟到，所以这样处处和我作对吗？脾气还真不是一般的怪哦！”

“可能有心事吧，栾宇平时不是这样的人。”原希图好心替好友解围，他看向金栾宇消失的方向，眼里也充满了疑惑。

十几分钟后，寂静的教室里。

“韩泯哲。”

“有！”

“江淑恩。”

“有！”

.....

训导主任果然逐个到班级来点名了，她依然戴着黑木粗边框眼镜，留着十几年如一日的发型，穿着及膝的黑色职业套装裙，手里淡杏色的教鞭正按着名



“舒荷妈妈，有简讯哦！”

一个稚嫩的小女孩声音从舒荷的课桌里传出来，是丽奈的声音。

正在做美梦的舒荷，立即条件反射般地直起身子，看见周围的同学们都用很震惊的眼神看着她。

舒荷拿出手机一看，原来是妈妈传来的简讯：舒荷，因为餐厅要临时检修，所以你今天不用担心丽奈，我去接她。趁这个机会，你好好和新学校的朋友出去玩一下吧。

朋友？舒荷抬头扫了一眼四周，看到更多鄙视的眼神。

这里的同学们个个都是大少爷、千金小姐，怎么可能和她这种平民女生做朋友？她只是误闯进来给他们当陪衬的小草而已。

不对，应该有一个人是把她当做朋友的！

想起原希图，舒荷挫败的表情一扫而空，脸上绽开了会心的微笑。

下课铃声刚刚响起，舒荷就冲出了教室。她一口气跑进诗社，径直来到原希图跟前，大声说：“希图，早上训导主任真的有去点名哦！所以，我想请你吃饭谢谢你，可以吗？”

她闪亮的眸子里全是笑意，呼吸急促，脸上泛着激烈运动后的潮红，发梢上甚至还有飘落的花瓣。

听她这么说，原希图按捺不住心里的欣喜：“你急匆匆地跑来，就是为了请我吃饭？”

离他们不远的一侧，一直埋首整理文件的金柁宇略抬起头，朝他们淡淡地看了过来。

“当然啊！我妈妈说让我今天和新朋友去玩，你一直帮助我，所以我就来找你了。”舒荷坦然地看着原希图，“除非你不愿意和我做朋友。”

这么快就主动来攀朋友了吗？

金柁宇的眼底滑过一丝嘲讽，继续低下头整理文件。